

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迷案

让你永远徘徊在

无法突破的真相边缘

冷叔 作品

真相边缘

· 上 ·

.....
冰山之下深藏九重黑暗·强弩破晓方至真相边缘

真相边缘，就是为了剿灭幻想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真相边缘

·上·

冷叔◎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相边缘 / 冷叔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62-1067-3

I . ①真… II . ①冷…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778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李岩岩

书 名 / 真相边缘 (上)

作 者 / 冷叔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b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25 字数 / 269 千字

版 本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067-3

定 价 / 72.00 元 (全二册)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 | | |
|-----------------|--------------------|
| 引 子 / 1 | 第十三章 初现端倪 / 142 |
| 第一章 命案 / 6 | 第十四章 真凶 / 153 |
| 第二章 血痕 / 17 | 第十五章 局中局 / 166 |
| 第三章 冯玲 / 25 | 第十六章 将计就计再就计 / 185 |
| 第四章 消失的页码 / 38 | 第十七章 意外结案 / 198 |
| 第五章 交易 / 49 | 第十八章 一命呜呼 / 212 |
| 第六章 矛盾 / 60 | 第十九章 断肢狂魔 / 218 |
| 第七章 死胡同 / 70 | 第二十章 表妹赵女士 / 232 |
| 第八章 垃圾车 / 81 | 第二十一章 溪山监狱 / 244 |
| 第九章 顺藤摸瓜 / 92 | 第二十二章 计划失败 / 258 |
| 第十章 伦敦之行 / 109 | 第二十三章 神秘组织 / 266 |
| 第十一章 重返现场 / 120 | 第二十四章 周小米 / 281 |
| 第十二章 螳螂捕蝉 / 132 | 第二十五章 虚惊一场 / 294 |

引子

祁东市的三月，原本是干燥少雨的时节，可今年的天气就像是中了邪，反常得令人咂舌。从昨天开始，天空就飘起了绵绵细雨，到了今天傍晚，雨势更是越来越猛，给原本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雨雾。

由于天气原因，平日里热闹喧哗的商业区街道上，此时空无一人，只有一盏盏昏黄的路灯在水雾中映衬着雨夜街头的寂寥。马路上，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疾驰而过，急速转动的车轮溅起高高的水花。雨水猛烈地打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了小股水流。周远不得不将雨刷器的摆动速度切换到最快，两片雨刷发疯似的摆动起来。

“妈的，初春还能下这么大的雨，这鬼天气也真是没谁了！”周远双手紧握方向盘，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坐在后排的妻子冯玲听。不过冯玲此时正侧头看着窗外，心事重重的样子，对周远的牢骚根本不予理会。而九岁的儿子周小米则坐在后座上，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摆弄手机，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讨了个没趣，周远心中略感不快，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不甘心地又开口道：“前几天还热得要命，今天又下起了冰雨。冯玲，祁东这鬼天气就跟你的脾气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冯玲听到他这话，脸色顿时阴了下来，瞪大眼睛，嘴里重重地挤出两个字：“闭嘴。”

周远脸色发白，双手颤抖，只觉得身体里一股血气上涌。他和冯玲结婚多年，早已习惯了她这种冷漠和强势，平时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今天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这种漠视让他感到有些恼怒。

恼怒归恼怒，周远还是不敢太造次，毕竟除了夫妻关系——如果这种

关系也能叫夫妻关系的话，冯玲更是她的上级。他小心翼翼地后视镜瞄了妻子一眼：这个女人虽然四十多岁了，但是保养得很好，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身上一件艳丽的紧身旗袍很好地衬托出了她高挑的身材，再加上举手投足间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所特有的成熟，让她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韵味。

周远强迫自己不把眼神停留在她凹凸有致的身上，但因为酒精的作用，即便仅仅扫了一眼，他还是觉得喉咙发干，小腹处一阵发热。于是他赶紧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以缓解身体某个部位的反应所带来的不适。

好不容易把生理反应压下去，周远不由得晃了晃脑袋，重重地叹了口气。人人都羡慕他能有这样漂亮又贤惠的妻子，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下，又有谁知道他心中的苦楚呢？单说一点，他们结婚近十五年，竟然一直分床睡，更别提夫妻生活了。至于原因则很简单：冯玲坚决不同意。对她来说，他们的结合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但周远是个正常的男人，也有七情六欲，对于这种畸形的无性婚姻，他实在是难以接受。

想到这里，周远心中生出一阵怅然。他发泄似的重重踩下了油门，随着发动机的怒吼，车头猛地一挺，飞速蹿了出去。

冯玲被突如其来的加速晃了一下，一脸的不悦。她烦躁地抬脚踢了一下周远的座椅背，厉声说道：“疯了吧你！给我开稳点，要是耽误了今晚的正事，我饶不了你！”发泄完心中的不满，她深深呼了口冷气，抬手点上一根烟抽了起来，并顺手把车窗打开。顿时，一阵凛冽的冷风夹杂着冰雨冲进了车内，把之前车内积攒的热气席卷一空。

冷风不停地灌入车厢，让刚刚还暖意十足的周远仿佛突然间置身于冰窖。他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鼻涕也流了出来，显得十分狼狈：“干吗开窗，没看见外面下大雨啊！”他气恼地问，下意识地放缓了车速。

“我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冯玲贪婪地猛抽一口烟，舒舒服服地将烟雾缓缓吐出，“尼古丁和冷风能让我冷静下来。当然，不只是我，我需要你也清醒，今天晚上的行动非常重要，我们务必成功。”

周远用手背擦了擦已经流到唇边的鼻涕，深深呼了口气。他没有接冯玲的话茬，而是有些无厘头地问道：“对了，右眼皮跳是跳财还是跳灾来着？”

冯玲被周远这突兀的一问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愣了一下，吞吞吐吐地答道：“好像是……跳灾吧，怎么了？”

周远从后视镜瞟了冯玲一眼，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晚上我这右眼皮怎么老跳呢，不会是……今晚的行动要黄吧？”

冯玲被吸了一半的烟呛了一下，剧烈地咳嗽起来。坐在身边的周小米斜眼瞥了妈妈一眼，然后又转头沉浸在了手机游戏的世界里。

“周远，你不当乌鸦嘴能死啊！”冯玲怒斥道，“自从跟你一块搭档，我就一直倒霉运，真是够了！”

周远脸上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不过立马又换上了一副无奈的表情，委屈地耸了耸肩：“怎么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冯玲脸色一沉，冷冷地说：“周远，最近一段时间，你越来越造次了，对我也越来越不尊重，甚至敢顶嘴。今天晚上不让你喝酒，你偏喝，我看好久没招呼你了，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她扬手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出窗外，关上了车窗，“我告诉你周远，最近上面绕过我直接跟你联系，你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这样就证明上面重视你，你最好再重温下家规，好好想想该怎么尊重上级。”

冯玲的话相当难听，周远的脸也黑了下来，不过他使劲咬了咬嘴唇，没有发作，而是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上级绕过你直接跟我联系，并非是重视我，而是……”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而是对你失去了信任。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分儿上，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吧，别背着上面搞小动作了，真要是被查实了，后果……”

“奉劝？就凭你，有什么资格奉劝我？”冯玲对周远的话嗤之以鼻，“夫妻，那是演给外面人看的，你还真他妈入戏了？我倒是要奉劝你，做好你自己，少管闲事！”

周远无奈地摇了摇头，眼睛看向前方，不再说话。车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过了许久，冯玲又开口道：“对了，对那个人的调查，你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可能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火，所以语气稍稍缓和了些。

周远右眼皮又是一跳，他啧了一声，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上面让我直接汇报，不让你插手。”他略带不满地瞟了眼冯玲，“喂，这种事情咱能不能不当着孩子的面说？”

冯玲勃然变色，她又狠狠地踢了一脚周远的座椅背，恼怒道：“孩子孩子，又不是你亲生的，老念叨什么啊！一大老爷们儿，比女人还婆婆妈妈！”

周远把脸侧了一下，以免让冯玲看到他咬牙切齿的样子。

“看你这熊样，是不打算告诉我了？”冯玲带着怒气，语气冰冷地问道。

“上面既然这么说了，你作为我的直接上级，总不能让我违背再上一级的命令吧。”周远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敷衍着，话却说得有理有据，让冯玲无可反驳，“你最好别再过问这件事情，要是让上面知道，当心家规。”

冯玲冷哼一声，把脸转向了窗外，不再搭理周远。

车很快就来到了祁东市高档住宅密集的地段，并减速驶入了一个豪华的别墅小区，小区门口的石碑上刻着潇洒飘逸的“观海园”三个大字。车子平稳地驶过一条条减速带，停在一栋别墅门前。

周远把车子熄了火，回头看了看冯玲，眼神里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冯玲冲他点了点头：“开始行动，打起精神来。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周远深深吸了一口气，甩开车门，朝别墅走去。

进入别墅，周远熟练地打开了客厅的几扇窗户，然后快步走到二楼的一间卧室，迫不及待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了一把匕首——挺进者Strider GB，是专门为飞行员设计的一把格斗匕首，也是周远的最爱。这把匕首小巧便携，刀锋强韧，实属杀人灭口之良器。周远小心翼翼地拿手擦拭着刀锋，欣赏着它在黑暗中发出的幽光和杀气。

好像已经有三个人，不，应该是四个人成了这把匕首的刀下之鬼，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是被瞬间割断喉管的，死得毫无痛苦。一会儿将要造访的那位客人，会是第五个祭刀者吗？

寒冷可以保持人的清醒。他走到窗边，让冷风肆无忌惮地吹到脸上，以强迫自己调整情绪。随后他静静地折向走廊，把自己隐藏在走廊一侧的阴影中，像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等待着猎物上门。他选的隐藏位置恰好可以看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只要有人上来，他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并迅速发起偷袭。

黑暗中，周远的右眼皮又重重地跳了一下。他皱起眉头，使劲揉了揉眼睛，一丝不安掠过了心头。就在这时，周远突然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心里一惊，屏住呼吸，仔细地找寻发出脚步声的方位。

是楼梯！

不对啊！怎么来得这么快？他慌张地猫腰隐藏在阴影里，左手紧紧握住锋利的匕首，心怦怦直跳。妈的，自己又不是菜鸟，这次怎么会这么慌张？

他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明显，人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周远死死地盯着楼梯口，随时准备跃起攻击。不过，就在这时，脚步声却戛然而止。周远心里一凉，不好，难道他发现我了？他不敢动弹，视线也一直停留在楼梯口。

这时，一个脑袋极其缓慢地从楼梯口探了出来。

来了！周远条件反射般跃起，手持匕首向那个影子狠狠刺去。这一刺力道十足，连周远自己都听到了匕首挥出的劲风。

就在匕首要刺中黑影的那一刹那，走廊上昏暗的射灯灯光打在黑影的脸上，映亮了他的模样。

周远顿时瞪大了双眼，极度的惊恐让他如石像般僵在了原地。

第一章 命案

于东青的右眼皮重重地跳了一下，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放下了正在查阅的卷宗，下意识地用手揉了揉右眼。作为祁东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于东青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于那些迷信说法向来是嗤之以鼻，可唯独对右眼皮跳灾这件事情半信半疑。

“于队，你怎么了？”见于东青把眼睛揉得通红，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市刑警队侦查组组长钟萧关切地问道。钟萧三十多岁，留着寸头，虽然身体瘦但很结实，整个人显得十分精干。

于东青用手按了按自己的眼角，轻轻啧了一声：“右眼皮跳了几下，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坐在钟萧身边的是刑事技术大队的法医卫毅平，他很年轻，戴着时髦的黑框眼镜，如果不是身着法医的白大褂，根本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是一名警察。听到于东青的话，卫毅平放下尸检报告，诧异地抬起头：“不是吧，于队，你还信这个啊？”

于东青站起身来，活动了下腿脚：“其实本来我不信，可是这几年我右眼皮老跳。说起来也怪，我右眼皮一跳，祁东市就会出桩大案，就这样好几回，也由不得我不信了。”

卫毅平脸上露出一丝坏笑，揶揄道：“于队，您可真厉害，比柯南厉害多了。柯南是到哪儿哪儿死人，您呢，连门都不用出，眼皮跳一下就能死人……”

正说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卫毅平的调侃。于东青皱着眉头看了眼来电号码，心里不由一紧，赶紧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高局，这么晚了，您有什么指示？”于东青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说道。

“东青啊，一个小时前，海西区的观海园小区发生了一起命案，区分局的同志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这样，你组织下人手，马上赶过去。”电话那头响起一个急促而又不失威严的声音，说话的是祁东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高原。

于东青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也浮现出些许的烦躁，但语气仍然保持着十足的谦恭：“高局，这……这一般的命案让分局处理就行了嘛，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是啊，按照规定是这样，可这一次，情况有些特殊。”高局的声音似乎有些犹豫，音量也刻意压低，“上面亲自给我打的电话，点名让你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我想推也推不开……好了，赶紧动身吧，详细情况分局的同志会给你介绍的。”

于东青讪讪地说：“那好吧。能惊动上面，这死者是谁啊？”

“好像是叫周远，你去了现场就都知道了。事不宜迟，赶快行动！”

挂了电话，于东青心中十分不爽。要知道，刑警队的兄弟们刚刚不分黑白地熬过了三个月的办案高峰，本来还想着喘口气歇一歇，可高局长这一通电话，又把疲惫的马儿赶上了路。想到这儿，于东青叹了口气，沮丧地把听筒扔到了座机上。

见于东青愁眉苦脸的样子，钟萧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了于队，难道……还真有命案？”

于东青铁青着脸，用手指重重地冲卫毅平点了点，没好气地说：“乌鸦嘴！”说完一言不发地披上警用雨衣，快速向门口走去。

卫毅平看向钟萧，一脸的无辜：“我乌鸦嘴？明明是他自己说的。”

看钟萧和卫毅平愣在原地没有动弹，于东青转头大声催促道：“愣着干嘛，走啊！”

钟萧和卫毅平对视了一眼，无奈地穿上雨衣，快步追上于东青的脚步。几分钟后，一辆宽大的越野警车载着于东青等人抵达了发生命案的观海园小区。

于东青坐在副驾上，指着窗外一排排独栋别墅感慨道：“看看，这小区依山傍海，是祁东市数一数二的高档社区，里面全是带花园的独栋别墅。”

卫毅平应道：“据说这个小区的一栋别墅至少得卖两千万。能住这儿的人，非富即贵，怪不得死了能惊动上面呢。这年头，人活着分三六九等，

死了也得有个高低贵贱啊！”

钟萧突然对于东青说道：“对了头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徐环是不是也住这个小区啊？”

于东青答道：“是啊，他是住这儿，不过我也好久没见他了。以前遇到那些没有线索的疑难杂案，我总喜欢找他帮忙，现在他贵为公司高管，忙得很，我也尽量不找他了。哎，就是这栋别墅吧，钟萧，停车吧。”

钟萧把车一头扎在了别墅的门口。此时，别墅周围已经停了四五辆警车，几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警察正冒雨站在车旁等候，警车闪烁的灯光以及警察交谈的声音使得这个以安静和私密著称的小区显得有些杂乱。

看到于东青下了车，早已站在一旁等候的海西区分局刑警队马队长赶紧迎了上去。

马队长大名马千里，是个身材敦实、皮肤黝黑的矮个中年人。他在全市公安系统里以性子急和吃苦能干著称，虽然先天资质欠佳，但是架不住工作玩命，为了破案，他可以连续三四天奋战在一线，几个月不回家。在拼命干了二十多年刑警后，他终于如愿担任了区分局刑警队的队长。于东青对马千里的印象一直很不错。

马千里握住于东青的手，使劲摇着：“于队长，不好意思了啊，又得麻烦你们市局刑警队亲自行动啦！”

于东青笑了笑，开玩笑似地说：“你马队长都直接给高局长汇报案子了，我们市局刑警队还不得好好听从指挥啊！”

于东青话里带刺，让马千里有些尴尬，他赶紧解释道：“嗨，于队长，你就挖苦我吧。这案子死者只有一个，按规定，我们分局处理就行了，根本不用惊动市局，我老马虽然是个粗人，但这种规矩还是懂的。至于高局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真不清楚。”

于东青笑着摆摆手，表示只是开玩笑。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栋别墅，语气严肃起来：“事不宜迟，谈谈案子吧。高局说死者叫周远，这个周远，到底是什么来头？”

马千里身子一正，正色道：“死者周远，四十二岁，本市人，曾经是我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员，后来辞职，没有固定职业。但是据知情人说，他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干起了与老本行有点关联的职业——私家侦探。”

于东青略显惊讶：“以前是刑警队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马千里笑笑：“你没听说过不奇怪，周远从刑警队辞职的时候，你还没参加工作呢。据说他当时也是刑警队的一把好手，业务能力很强，只是性格有点孤傲，不太合群。”

于东青点点头，感慨道：“也难怪人家辞职，我从来不知道私家侦探的收入竟然有这么高，就这座别墅，没个两千万恐怕拿不下来吧？”

马千里夸张地撇起了嘴：“谁说不是呢，虽然现在咱们国家没有正式承认私家侦探，但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很火爆，现在社会上查婚外恋的，查债务人行踪的多得是，这种事情，私家侦探很在行。而且这些客户一般都很有钱，给他们的报酬也很丰厚。”他抬头打量了下别墅，“周远当过兵，干过刑警，有刑侦经验，身手又好，再凭借他干警察时积攒下的人脉，做这行能做得这么好也不奇怪……”

话还没说完，一位中年警察冒雨快步走了过来，急促地对马千里说：“马队，我们对整个别墅进行了初步勘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可疑之处。”说话间，他看见了于东青，连忙微笑着点了点头，不卑不亢地向于东青问好，“于队长也来了，您好您好。”

于东青迅速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中年警察，他看上去四十多岁，身材高大挺拔，浑身被雨水打湿了，头发也显得有些杂乱，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看得出他颇为英俊，是个标准的老师哥。在这个颜值重于内涵的社会，帅哥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总是不错。

于东青伸出手跟他握了握，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马千里。马千里赶紧介绍道：“这是老林，林舒。我们队的老刑警了，经验非常丰富。这次凶杀案，案发后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到达后并没有盲目行动，而是先对现场以及受害人的妻儿进行了保护，现场完全没有被破坏。”

于东青满意地点了点头，眼光转向林舒：“不愧是老刑警，做事就是让人放心。老林，初步勘查有什么结果？”

林舒略一思忖，答道：“发现的一些痕迹都很常规，没什么太大的价值，目前来说，还没有发现重要的线索。”他用手捋了捋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轻声补充道，“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件案子不难破。”

于东青一向不喜欢轻敌，皱了皱眉，用夸张的声调哦了一声：“怎么说？”

林舒很有底气地说道：“于队，观海园这个小区，一向以安全著称。小区里监控摄像头密布，几乎没有死角。”他伸手指了指马路斜对面立着的

一个监控摄像头，“你看，死者这幢别墅旁边就有一个监控，凶手出入别墅，肯定会被拍下来，我们只需要调取一下监控资料，应该就可以查出凶手的身份。”

于东青迟疑了一下，说道：“说得有道理，监控要尽快调出来进行查看。不过，凶手既然没在现场留下痕迹，说明他应该是个高手，恐怕这案子没你说得那么简单。”说罢他指了指面前的别墅，对林舒说，“带我们进去看看案发现场吧。”

几个人在门口穿戴好了脚套手套等防护工具，踏进了别墅的大门。一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房屋装修的味道便扑面而来。

于东青停下脚步，皱起眉头问：“这房子刚刚装修过？”

“嗯，应该是，”马千里答道，“楼上还发现很多装修用品。”

于东青有过敏性鼻炎，对这种装修的味道最是敏感，他搓了搓鼻子，硬着头皮往屋内走去。

门口的玄关中间，有个放鞋子和衣服的柜子，几双鞋子散乱地放在柜子旁边。走过玄关就是宽大的客厅。客厅里布置得很简单，只有沙发、茶几等几样最基本的家具，整个别墅显得空荡荡的。总的来看，别墅内部没有从外面看起来那么豪华，装修和陈设都比较简单。

走了两步，于东青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些泥印子，他弯下腰看了看，发现这是一些沾了泥的鞋印子。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通过鞋印的大小来判断，应该属于同一人。于东青蹙起眉头看了眼马千里，马千里会意，赶紧解释道：“于队，你放心，我们的人进来之前都做足了防护措施，绝对没有破坏现场的痕迹。这些鞋印，都是案发前留下的。我们对此做了初步的勘查，经比对，鞋印和死者所穿的鞋子相吻合，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这些鞋印应当是死者鞋底沾上了泥土，从而留在了地板上。鞋印一直从门口延伸到楼梯口，到了楼梯口，死者鞋上的泥土应该掉没了，所以鞋印也就消失了。”

于东青脸色稍稍缓和，点了点头，做了个继续的手势。一行人走出玄关，穿过客厅，通过客厅另一侧的楼梯走上二楼。

刚踏上二楼的地板，于东青就闻到一股怪味，向前走了两步，一具躺在地板上的尸体突兀地出现在眼前。两位警察在旁边保护着现场，一见于东青等人过来，他们便向后退去，以便腾出空间。

于东青走到尸体前，朝尸体看了一眼，不由倒吸了口凉气。

看着仰卧在地板上的尸体，于东青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他用手使劲揉了揉眉骨，以缓解不适。作为祁东市刑警队的队长，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差，虽然不能说阅尸无数，但对各种尸体的惨状早已习以为常。只不过眼前的这具尸体实在有些诡异和恶心。

死者身穿黑色呢子大衣和黑色西裤，脚穿一双黑色皮鞋，僵卧在地板上。在他脚边有一个歪倒的盛乳胶漆的空桶，桶里的乳胶漆流到他的身下，与死者的血淌在一起，让人不忍直视。于东青缓了一会儿，感觉身体的不适有所缓和，于是弯下腰开始仔细查看死者的尸体。

死者的额头被子弹打穿，血肉模糊，表情极为扭曲。他双目圆睁，微微张嘴，眼神中流露出震惊和恐惧，但是嘴角却又微微上扬，似笑非笑。根据于东青的经验，死者的这种表情肯定不是单纯的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死亡瞬间复杂的心理活动在面部的反映。白色的乳胶漆、红色的血液和黑色的大衣，配上死者似笑非笑苍白的脸，使整个场景的色彩显得格外诡异，极具视觉冲击力。

初步查看完尸体，于东青站起身来，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

整个走廊一片狼藉，脚下和墙上都有乳胶漆泼溅的痕迹。死者左侧的墙上有一个浅浅的弹坑，应该是凶手射出的子弹穿过死者的头颅，击中身后墙壁留下的。

于东青直起腰，沉声对卫毅平说：“你记一下，死者五十岁左右，他杀，眉心中弹而死，身上无其他伤口。身上所穿衣服有明显被撕扯的痕迹，领带拉得很紧，脖子上出现了勒痕，说明死者的领带被凶手拉扯过。再加上满地的乳胶漆，可以断定现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打斗，乳胶漆很有可能是死者在慌乱的情况下，顺手拿起来防身的武器。除此之外，没有发现有关凶手的线索，说明咱们这次的手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能够准确命中死者的眉心，说明凶手枪法精准。综合来看，凶手很可能有从警或者从军的经历。”

说完，于东青走到墙边，指着那个弹坑问道：“老马，子弹打穿了死者的头部，打在了这面墙上，按说应该会掉落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见过吗？”

林舒摇了摇头，替马千里答道：“没有，我仔细找过了，没有子弹。”

于东青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看来是凶手把子弹带走了。老林，你还有

别的发现吗？”

林舒抬起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别的也没什么。噢，还有就是凶手翻动了死者家里的东西。据死者的妻子说，家里少了一些现金还有首饰。看来，凶手很可能是为财而来，被死者撞见后，怕罪行暴露才决定行凶杀人。我推测，这可能是一起因盗窃被发现，而一时兴起的杀人事件。”

于东青用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对了，你刚才提到死者的妻子，难道死者的妻子当时在现场？”

“不是。据死者妻子说，当时死者先进入屋内，她隔了大约十分钟吧，也进入屋内。不过她刚进屋门就听到一声枪响，把她吓傻了，当她缓过神来赶到二楼的时候，死者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手也不见了。”

“嗯，现在带我去凶手翻过的房间看看。”于东青对林舒说道，又回头叮嘱卫毅平说，“小卫，开始对死者进行初步检查吧，尤其是确定下死亡时间，越详细越好。”

卫毅平穿上隔离服，俯身对尸体开始进行检查。林舒带于东青一行走进了尸体旁边的一间书房。

作为读书的地方，这间书房宽敞得有些过分。书房的两侧摆了两个欧式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但明显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书被人扒拉下来很多，散乱地掉在了地上。房门对面的墙边则摆着一个古典中式风格的海南黄花梨木书桌，书桌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很大的莎士比亚画像。书桌肯定也被翻动过，抽屉被打开，里面的一些文稿、纸张散落得到处都是。整个书房既有欧式风格，也有中式风格，说中不中，说洋不洋，让人看了十分别扭，再加上书架上散乱的书籍和满地的纸张，让整个书房看上去杂乱不堪。

于东青走近书架，开始仔细翻看书架上的书。书的数量非常多，种类也很繁杂，既有词典、字典等工具书，也有唐诗宋词等古籍；既有钱钟书等大家的作品，也有一些流行的网络小说。

于东青哼了一声：“这个周远，涉猎还挺广泛的。”

很快，于东青注意到了放在书桌角落里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黑色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样式很普通，拿在手里，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纸香。翻开一看，于东青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不起眼的笔记本，竟然是周远的工作笔记。里面记录了周远办过的多起案件，有的详细，有的粗略，但客户信息、目标

任务等基本信息都有所记录，而且大部分都附有调查结果，其中不乏一些敏感的重大事件。

乖乖，这可是个重要的物证啊！难道说，凶手是为此而来？那也说不通啊，按照凶手翻箱倒柜的这个找法，早该找到了，不可能现在还摆在书桌上。想到这儿，于东青不解地摇了摇头。不过这个周远，真够马大哈的，如此重要的笔记本，竟然就随便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于东青把笔记本拿在手里，继续对别墅内部进行检查。

四十分钟后，于东青查完了最后一个房间，表情越发严峻起来。这时，卫毅平快步走了过来，汇报道：“于队，经过我初步检查，死者死亡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死因是枪击致死。其他的信息还需要将尸体运回局里做进一步检查。”

“死亡时间还能再精确吗？”于东青问道。

“目前只能确定到这种程度了。”

于东青紧锁眉头，眉宇间形成两道深深的沟壑。从目前勘查的结果看，现场留下了很多痕迹，可仔细一想，这些痕迹却都浮于表面，似乎并不具备继续分析的价值。

这时，马千里走过来请示：“于队，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于东青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大声说道：“现在我宣布，‘3·11’恶性枪击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我是组长，马队长是副组长，钟萧、卫毅平还有林舒为专案组成员，暂时驻在海西区分局办公。接下来，我们兵分四路，把以下几个工作做好：第一路，钟萧，你带几个弟兄，负责牵头做好罪案现场的整理工作，确保不忽视一个线索，不遗漏一个证物；第二路，马队长和林舒负责带领区分局刑警队的骨干，对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重点加强对有从警、从军经历的社会关系的排查，缩小嫌犯范围；第三，卫毅平，你带几个同志，负责把尸体运回去，做详细的尸体检查，看能否从尸检上取得突破；第四，去小区的物业公司，把监控录像拷贝一份回去，老马，这个工作交给你。回头我再从市局调一名技术人员过来，带领分局几个同志组成监控清查小组，对今天小区里的监控录像进行全面清查。”

几个人认领了任务，各自散开了。

于东青喊住了马千里和林舒，问道：“老林，你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林舒点点头道：“对，案发时我就在小区附近巡逻，听到枪声以后，我